

世界兵學

論退役軍官

史久光

原子彈共管問題

丁夷譯

原子共管與人類前途

大華譯

硫磺島之役

吳光傑

讀報隨筆

記者

緬北叢林戰經驗談

龍英

日本戰敗的先見

廷蘭輯譯

兵壇

李浴日

再談假如你當參謀長

陳縱材

將帥論

葉會西

評「孫子新研究」

程靖宇

第三卷

第六期

世界兵學社發行

史久光

論 退 役 軍 官

退役軍官，非退而爲平民也；由現役而豫備，而續備，乃至全民戰爭時，固一未失軍人身份之軍官也。說者謂：今日爲電鈕戰爭時代，既無取夫戰線，又不須足量兵員，勝失之機，全操於少數受有高等理化教育人才之手，與數十萬協助原子彈之保存與製造之精巧技術工人，循是而戰爭之道已盡，則今後退役軍官，固可高拱無爲以消受清福矣，吁！是何言哉！不揣愚謬，請以國防理論糾繩其說：夫電鈕戰爭，誠可見諸事實；而此事之如何見諸事實！則屬於國防理論之研究，且戰端一起，戰果既得，固有部隊，必須接收敵境；敵之頑民，亦難斷其甘心束手待斃，則往日編制加以改良，固當與電鈕戰爭並行不悖，且美國康薩思州里文華斯要參謀學院教授，固曾就原子彈運用時，當輔以跳傘步兵航空隊，同時使砲兵隊唐克車隊供應隊合爲一體，參加戰事爲言矣，此固足以證吾說之不謬也，且軍官者，國之干城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常人未必不知，而其素養與經驗，未必能如軍人體貼盡致也，青年軍官所以可貴者，爲其精力瀰滿，凡中年老年軍官所作之事，無不可爲；美中不足者，缺少經驗而已，強任以後，在人生一般，本爲將衰之始；然按之古人五十服官政之說，則五十之年，正爲發展其經驗才智之最好時期，六十致仕之年，亦可以休矣，然孔子猶以發奮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示範，孔子不以軍事家自居，猶未敢於六十以後，自卽於安閑；而所謂謂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六十八歲以後之事，凡此諸學，莫不一一關係乎國防，合而言之，成爲整個之國防理論；分而言之，則詩以溫柔敦厚爲教，此固武德之顯著者也，易以繫辭精微爲教，此吾博易良爲教，此與詩教固同爲文藝一類者也，禮以恭儉莊敬爲教，此固武德之顯著者也，易以繫辭精微爲教，此吾傳統之哲學，乃一極精深之國防最高理論也，春秋以屬辭比事爲教，此乃純粹屬於國防理論批評而兼含戰史之資料者也，此皆吾國所固有者也，若夫兵學近聞，世界現勢，則泛見於報章雜誌專集；苟能通一強國或現代化國家文字，時時求之，尤可博觀而約取，於以啓迪新知，指示國人，實爲無窮盡之事業，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非歟！且夫史帝芬之爲名將也，夫人而知之矣；而其作戰理論之傑作，實發端於二千年前康乃戰術之方式，今吾國古代兵學書籍，佳篇疊疊，取竭不窮，而國防史上類似康乃戰術方式可供參證者，更僕難數，現代軍官，職守所屬，實無從容暇隙埋頭思考之餘閒，惟在高等學府尙能孜孜從事；然拘於年限，研究之功，爲日亦僅者固比比然也，至於學員，科目既多，又須實地練習，更有日不暇給者矣。若退役軍官，反可擇一合宜科目，偷閒學少，竭全爲之，魯登道夫之回想錄與全民戰爭之兩部名著，乃在豫備役中成書，此又作戰理論之可專攻者，又豈僅國防理論一方面乎？於茲吾有望於退役軍官者：每見近年軍官賢者固多，而修養不足者，恆不免爲酒食醜嬉所乘；尤以窮日夜賭博舞踏，爲害於身體者尤大，而近日少數軍官，仍不免犯之，退役軍官既爲後起先輩，若狃於退役之優待，以爲本身能事義務已盡，不自檢束，浸假而爲軍界之羞，此猶足爲後起法守乎？夫博奕苟限於一二小時，舞踏用之外交辭接，則亦無害於事，須知：國家賢士所期於吾人者，在於終身而不在於一時；若聲名不立，博舞是耽，則亦民族將來之可悲者矣，奚足道哉！故輒願吾全體退役軍官，凜凜於志士不忘溝壑，勇士不忘喪元之義，而服從領袖，捍衛國家，指導後來，轉移風氣，則斗室之中，羣居之際，皆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責，所謂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正在此暮年歲月之中，而豈可泄泄沓沓斷送古今乎？夫立人達人，實與教育事業相表裏，宇宙之大，擇善而固守之，何事不可以自見？苟能通古今中外之哲理而一之，則伯夷柳下惠之盛德，司馬德操龐德公之高風，克勞素維慈魯登道夫之軍人精神，將於是乎在。固不必如伊尹，諸葛亮毛奇之鴻毛遇順風也。夫如是，百世之下猶將聞風興起，此亦名教樂地之極致矣，烏可以凡民紳士畫地自限哉！嗚呼！今之現役軍官，他日之退役軍官也，得吾說而采之，其亦同歸於經文緯武光輝日新之大道也夫！

原子彈共管與人類前途

鮑魯啓著
B. M. Barnuch

假如世界各國都願意締結協定，共同防止原子彈戰爭的禍患，美國也復有不願意禁止原子彈製造甚至消毀現有原子彈，把它投於造禍人類的用途。但是這個協定不須是一個切實可行的規約，而不是空泛不能實行的諾言。

美國於六月十四日即提出建議。不久蘇聯大使葛羅夫柯却宣稱美國計劃，無論全馬或局部，都是蘇聯所能接受，理由是檢查辦法有礙國家主權。葛大使總不會想到這樣的建議當然好過原子戰爭把整個世界毀滅，也不會相信美國也願意接受檢查，將來美國也許是最受檢查的國家呢。

作者不懂得國家主權為什麼這樣被人重視。國際間好多條約都規定一國的官吏不須駐在另一國家執行某種任務，例如海關，郵政，戰犯處置等，這種條約都多少影響國家主權的絕對性，但是各國都願意訂立這種條約，而且都有好處。

在方法上，製造作戰所用的原子彈與應用於和平建設的原子能，並無多大出入，把原子能製造成功，必須經過原子彈製造百分之七十五的過程！因此之故，主要關鍵就在於製造者的意向是建設還是破壞。這不就說明檢查與管制的絕對需要嗎？科學家都異口同聲的說，這種管制是做得到的。

作者深信美國的計劃決不致有妨國家主權或安全，相反地，却是國際和平的一種積極設施。只須大家有決心，總有成功希望而且這個

計劃是勇敢與公正的，美國所不願做的，也不願加諸於人，各國大家都得有所貢獻。

但是作者不敢主張美國現有原子彈的立即消毀。假如原子彈的繼續製造沒有有效的制止，怎麼能求現有原子彈的立即消毀？為什麼美國在國際和平運動上要單獨白犧牲？要是均等犧牲是不需要的，那末各國都得參與其事，而不能獨資一國。

不但如此，美國的建議不僅主張戰爭武器的廢止，而且是消滅戰爭的前奏。只有大家不作戰爭之想，各國方能停止種種原子的，生物學的，細菌的氣體的等等秘密武器的軍備競賽。假如對於原子武器能獲得一個適當的控制方法，那末其他足以毀滅人類的武器，就有希望加以切實制止。

美國的政策不能諱言是一個開明自私的政策。但是一旦和平因而實現，各國大家都可永享和平。美國是願意起而領導的。

作者還深信美國是一個忍耐的，勇敢的，獨立的，公正的，而且不輕於發怒的可愛國家。為擁護這樣一個國家起見我們反對左傾或右傾的獨裁，反對專制，反對集權主義，反對由國家或由個人施行的奴隸制度。任何改革只要是合理的，都願意接受，任何種幸福的要求，只要有利於人羣，也都願意步人之後。美國人好多特性還沒有成熟，但卻都在成長中。美國人的長處是可驕傲的，但是短處也在改進中。

保持自由倡議的權利，是開拓我們眼界的。保持自由倡議的權利，是開拓我們眼界的。保持自由倡議的權利，是開拓我們眼界的。保持自由倡議的權利，是開拓我們眼界的。

不合法門，但是要保持這種權利，同時必須對於政治，宗教，社會乃至經濟的各種權利的保持，負起責任。這種種權利的保持，要在實質上，有如一一位詩人所謂，一可以給予人們以自由，有如一一位詩人所謂，一可以給予人們以自由。

（作者鮑魯啓氏曾任世界大戰中美國大總統顧問，現任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美國代表。大華譯）

本問題至此已見分曉，我們希望大家激發一種對全人類而非僅對一國的忠誠，大家有了這種忠誠，就決不怕任何侵略國家會因為若干好戰份子的活動，能够好多比這件事更困難多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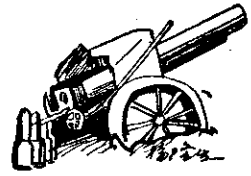
作者敢預言列強各首腦將與科學家會晤，共商大計，科學家可以反映各國領袖間的信心，彼此間互信決無間斷，相見時的堂調不必一致，如有機會，必能表達對於原子彈的共同恐懼與期望。

科學家必須對於深信大革命已在進行的偉大政治領袖，予以全力援助，對於大革命有深切意見的領袖，尤須傾聽其發言。可是對於墨守舊規反對革新的保守之徒，科學家應該堅決反對。現在人類已漸漸看得清楚，所以問題必可日趨簡單，最為可慮者，即時間而已。

一位近代的預言家會謂人類的文明是教育與禍患二者的比賽。所謂「比賽」乃是一種比喻，現在都成為千真萬確的事實。現在在教育與禍患二者的比賽中，原子彈就是禍患一方面，可怕力量，原子戰足以助長極大的惡勢力，致使善的力量無法抵抗。歷史上好多文明的國家，因為不能及時覺悟，終于消滅。從前各國不願力行光明大道，結果是法西斯主義抬頭，二次大戰不能倖免。現在要是我們再不繼續手合作，共渡苦海，那末整個世界恐不免于毀滅。

時至今日，別的問題都可暫時擱起不提。可是人類善與惡的勢力的競賽，已經到了決戰的地步，兩方都是箭在弦上，一觸即發，時機迫切，願大家共起圖之。

（本文譯自英國文摘月刊最近二卷八期，作者C. E. 氏係美國得倫比亞大學化學教授，對於原子研究有年，前曾發現重水獲諾貝爾化學獎金）
譯者附識



硫磺島之役

吳光傑

絕。

二月二十日晨日軍向美軍陸戰隊第二十七團反攻，本日結束時，美軍攻克本山第一機場。

第三日仍有激烈戰鬥，下午六時，美軍清點日軍屍體在一千二百具以上，又俘獲日軍一名，美海陸戰隊第三師登陸後後備部隊，並向美軍第四師及第五師之間陣地線推進。日方空軍力量雖甚微；但竟將美護航母艦俾士麥海號炸沉。二月二十一日晚上至二月二十二日拂曉時，日軍一再反攻，均被擊退。第二日晨，美海軍陸戰隊重行進攻，正午在惡劣天氣之下緩緩前進，摧毀日方若干強固據點，下午日軍再度反攻，對美方向本山第二機場進攻之美海軍陸戰隊先鋒部隊之兩翼

硫磺島在小笠原羣島之南，距東京僅七五

○哩，為日本本土之前進哨之一，在登陸前經美第五艦隊水面船隻三日猛烈之射擊，及海軍航空艦飛機與陸軍海岸基地飛機三日猛烈轟炸之後，美海軍陸戰隊第四及第五兩師即於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九日上午九時在硫磺島之東南岸登陸。此種射擊及轟炸，使日方除對美登陸小艇僅備用火砲及迫擊砲射擊外，初期抵抗極其輕微。但在當日內，日方抵抗迅速增強，立即以大砲火砲及迫擊砲向海灘方面構成猛烈之火網，美軍在此種情形之下，不顧一切，奮勇向日堅強陣地逐步前進，遂至發生激烈之戰鬥。美登陸部隊遭遇日方非常複雜之防禦工事，及在此次戰爭中所使用之最新式武器，估計日方之防禦兵力約為二萬，藏於錯綜交織之岩穴中，小堡壘及防守舍之內；並以掃鉢（在該島南端）及其北部高地之大砲筒敵於美海軍陸戰隊之陣地，海灘及海上之通道。在第一日結束時，美海軍陸戰隊已橫跨該島狹窄之西南端，而掃鉢山之日軍遂與北部日軍之主力隔

，施以最大之壓力，但日軍之進攻卒被擊退，並蒙重大之損失。

本山第二機場之南部，乃於二月二十三日被美軍佔領。同時美方其他部隊又向掃鉢山斜坡猛攻，佔領山頂，可以俯瞰全島之日軍砲兵陣地，上午十時三十五分，美海軍陸戰隊第二十八團，在死火山之上，升起美國國旗。自佔領一般高地以後，日方前幾日向美方陣地，以迫擊砲及其他火砲射擊，從此便行消失，該島西北部監獄岩之迫擊砲火，則被美驅逐艦所消滅。在此整個期間內，美航空飛機與海軍砲火，曾時時予以密切之支持。美方繼續在海灘上卸下人員和武器，遂從事修築各公路及修復新被美佔領之飛機場。

二月二十五日，美方三個師之海軍陸戰隊以坦克車為先鋒，此時大約佔領該島之半，包括本山第二機場在內，並正向主要村落進攻，此等進展，乃冒日方火砲，已焚卡式砲，及地下火網之據點前進，僅就第一側翼而言，便有三十至四十英尺之岩穴一百處並經一一擊潰。

二月底，美海軍陸戰隊之偵察機及炮兵之偵察機，便能從本山第一機場再動，美海軍陸戰隊第三師及第四師，亦已佔領若干小山，於是又減少日方之若干火力，並使美方之供應品，能更自由從海灘上運源輸入，日軍，雖曾蒙受重大損，但仍能繼續努力抵抗，但美海軍陸戰隊已佔據島上之高地，可以瞰制日方矣。

三月一日，美海軍陸戰隊於硫磺島上，藉航空飛機之助，佔領第三飛機場之兩端，次日美軍突破日軍之主要防線，并推進至北岸，不及一千二百碼，自此以後，雙方戰鬥異常激烈，直至三月五日，島上戰事已進至最後階段，此時美方已佔領全島十分之八，殘餘日軍，已被迫退守島之北端，嗣美軍由迫擊砲之掩護，攻入北部海岸，於十日將軍艦斷為三部，全部海岸為美軍所控制，但日軍仍藉天然岩洞，據守內陸若干地點，十三日，海軍陸戰隊，又在該島之西端山及嶽山兩山谷間登陸，未遇抵抗，其附近之父島，連日均遭美機轟炸。十二日，美機已由南部之飛機場起飛，轟炸父島之軍港及機場等設備，直至十六日黃昏，美軍突破該島北端日軍最後防線，於是日軍乃停止抵抗。

內閣更換，焉有國策不動之理，最初唱「速戰速決」式「局地解決」，五年之後，戰爭擴充至全中國，我們年青時代對此稱爲「動搖不定」，而現在稱爲「確固不動」之國策。

其他所有之不同的名詞，皆與我們年青時代正相反，我有時以爲是發狂，再仔細調查，自己並不像是發狂。然則除本人以外，難道世人在發狂？這話過於無禮，不應如此說，總之，現在真是不可思議之世界。所有之錯誤名詞，都成爲正相反之名詞了。又一面輸入蘇聯之設施，一面又結締防共協定，也是同樣的例子。

戰爭的目的

這樣大規模之戰爭，專對於終止點或目的，應有具體的計劃。可是自中國事變開始以至五年，任何人都不知終點安在。在濟期間高唱興亞，新秩序，共榮圈，亞細亞之盟主種種不可捉摸之空洞形容詞，內容簡直莫明其妙。

既稱爲盟主，多少應有幾個追隨之國家，除泰國與「滿洲國」外，中國、法屬、荷屬印度、都反對日本。無跟隨者之盟主，豈不難爲情？特別是擁有四億人口之中國，不與日本同伴，拚命以日本爲敵而抗戰，雖有少數日人伴隨着日本，然大體上都是敵人。法屬印度之人民也是反對日本。在英國支配下極受苦難之印度獨立黨，亦聲明不願與日本合作。一人自稱盟主，等於「山上大將俺一個人」。除泰國外

，並無與日本同伴者，我們年青時代，對於此種狀態，不稱爲指導或盟主，而稱爲「孤立無援」。

戰爭之終止點即目的，無明確之規定，對中國究竟如何，對南洋究竟如何，對法屬印度究竟如何？無一具體方案亦無目的，任何人都不說，也不准任何人說。因爲無目的地，始終不能結束。國家之行動與人同，必須先決定目的地。如欲北行，即須由上野車站出發，到青森縣，換船以至北海道；方可達到北上之目的，不應逢車即上，遇船即乘，漫無目標。國家也是同樣，在中國事變爆發時，就應確定終止點，可是未確定，故走到何處亦無止境。好似向北走，忽然寒冷，即驚慌萬狀不知所措。政府簡直是表演滑稽劇一般。

議會之狼狽

北進漸寒，南進漸熱，人所盡知。而日本國家進行之路線，最後必定走到今日的境遇，亦人所盡知，焉待識者。這種盲目的浮動，直至本屆議會，衆議院與貴族院，好似方才覺悟日本帝國已陷入困難境遇，於是大感恐慌狼狽，封鎖言論，盲目通過議案，提前休會，醜態暴露。好似自中國事變以來，至今日方知國家始陷於困難局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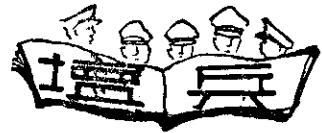
老實說，自滿洲事變後，很早就應陷入現在之窮困境遇，只因意外之天佑，也可以說是僥倖，所以延遲到今日。危局的來臨，不僅我們事前知道，未親見聞其事

之外國人亦盡知之。英國文豪威爾斯八年前本人在倫敦時出版之「百年後之未來世界」一書，叙述中日戰爭發生後，日本軍連戰連勝，中國政府撤退至成都，經過兩年，日本大疲困云云。事變後至今五年，蔣介石氏尚未退至成都仍居重慶，然重慶如不能守，也許遷至成都。我讀此書時，感覺文人之想像也許成爲事實。對中國作戰，這點準備應該事前考慮到的。

馬場與池崎兩氏正當日本軍闖狂侵略中國，不可一世之時，竟大胆發言，冀促軍閥的覺悟而挽救日本的危機，結果，未如所願，致招亡國之慘，於此使我們不能不嘆日本軍閥的冥頑，而服馬場與池崎兩氏的有先見之明。

佛朗哥講和平與戰爭

法西斯的餘孽西班牙佛朗哥將軍自軸心國家失戰之後，沉默了許久，近見世界的混亂不安，又大膽發言了。他在陸軍學校講演道：「西班牙僅是愛好和平，並無濟於事，吾人並須知軍隊乃保衛和平之最佳哨兵。」又謂：「在此物質慾支配世界期間，和平將永在動搖中，隨時皆有宣佈戰爭之可能，將來之珍珠港事件，不致爲對飛機兵艦之突擊，而爲第五縱隊離化國家之循環系統。」這似乎有至理存乎其中，但仍不免有挑撥離間之嫌。（記者）



李浴日

國民代表大會閉幕了，在憲法上通過了關於國防軍事的條文有四：

一、中華民國之國防全，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國防

組織，以法律定之。(憲法第一三三條)

二、全國陸海空軍額超出於個人地域及黨派關係以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第一三四條)

三、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以武裝力量為政爭之工具。(第一三五條)

四、現役軍人不得兼任文官。(第一三六條)

這真是中國國防軍事史上應大書特書的事件，今後中國能否成爲一個現代國家在此，能否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亦在此。我們希望「行憲」之後，一步！一步！一步！促其「兌現」。

不可好戰，亦不可忘戰

「周失於忘戰，秦失於好戰」，這是我

中國國防軍事史的新紀元

國歷史上的事實。現以這次大戰中各國而說：英美失於忘戰，故有最初的失敗；日德意失於好戰，故有最後的慘禍。古人說：「好戰者亡，忘戰者危」，真有至理。

發揮「集體的知」

記得美國海軍上將金氏，曾檢討此次大戰成果，說過：「此次戰爭中未曾產生足以指揮所有武裝部隊的任何人物。」即是說在這次大戰中，尙未發現足以指揮海陸空軍的全能將領，所以只得舉行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以爲補救。正如金氏說：「參謀首長聯合會議，實表現其價值。」「集體的知」之重要，於此可見。古人說：「三個臭皮匠等一個諸葛亮」，亦可於此領略到真諦了。

美準備對北極國作戰

美國現在似乎以北極某國爲對象而準備戰爭了，你看：最近新任麥克阿瑟爲遠東軍總司令，這不是與蘇聯遠東軍對峙着嗎？又正在阿拉斯加進行演習關於寒帶作戰。并擬在北極冰山上建設飛機場，該國亞拉巴馬州馬克斯威爾機場作戰學校司令安德生少將宣稱：「吾人今日眼中之潛在敵人，乃在北極另一邊。在策劃防禦將來之戰爭時，吾人必

須計劃將戰略配合戰鬥。」又在建立一種「三棲師團」，俾在海陸空方面進行迅速的機械化動作。且與英國合作，共謀兩國的一切武器均實行標準化，正如英國各報的報道：「英美現方迅速完成其一且捲入另一大戰時，兩國陸海空軍之合作。」

這種種的準備，是爲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乎？抑是「伺機而動」乎？且將將來事實的分解吧！

還要從「道」的方面着手

孟子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這是說一個強國不可專恃自己犀利的武器（或強大的武力）來威服世界各國的。但美國今日却天天在鼓吹她特有的原子彈的威力，進行其所謂「原子外交」。

不過在這個對立的世界裏，如果沒有強大的武力，尤其犀利的武器爲後盾，確不足以抑制世界野心的國家，但這也僅是治標的辦法罷了，而治本的辦法，還是要從「道」（博愛與民主）的方面着手。能如是，又正如孟子說：「得道者多助……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美國勉！

再論假如你當參謀長

陳縱材

作者在本刊第三卷第五期已經分析過參謀長如何指導司令部業務，及與上官的關係，現在再詳細申述主副長官與參謀長及參謀長與各部隊長的關係。

一、參謀長與各種性格的主官關係

每一個人接受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及環境的遭遇都不同，主官性格當然亦有異，參謀長本身的事務做人亦有各種各式，但是要如何才能推行參謀長的業務呢？這，當然是要看你和主官的關係。

假如，你當參謀長，你的主官是精明強幹的，則參謀長有時也容易做，有時也難做的。至於難做與否當然還是要看參謀長本身的才能與應對。

如果你如遇拿破崙這樣天才橫溢的主官，這種主官豈只是你的「上官」，他簡直是你的「老師」了。因為這樣一個人，他必具有超凡的見解，堅決的意志，高深的智識，所以你應小心翼翼，謹慎從事來實施主官的計畫。而且要嚴厲去監督計劃的實行。在古今中外歷史，這種主官是很多的，如中國的韓信，周亞夫，李光弼，外國的漢尼拔，蘇瓦諾夫元帥，今代的艾森豪威爾，蒙哥馬利，麥克阿瑟元帥，又如我們的蔣委員長。這一型長官你得隨時向他學習，要是你常常在他左右工作，那真是沾光不小了。

假如你遇另一型的主官，他是厚道無比，一切都可以替你負責，只要你肯賣力，你盡可以放心大膽實施你的計畫，你切不可批評他，因為他有許多超凡的地方，或許你尚未了解的。譬如古代周文王與周武王，劉備等。近代如興登堡將軍，羅斯福總統，這種主官，他

可以對你負責，自然你也要對他負責。所以姜子牙，諸葛亮，魯登堡夫，馬歇爾元帥，都成了大功立了大業。

假如你的師長軍長總司令是以上任何兩種型類的主官，你真是三生有幸了。你應當竭盡全力從直接間接的方法去效勞吧。

但是你的運氣不好，你遭遇一個庸庸碌碌，因循苟且，既無中心的思想，又無正確的信仰，有功則自居，有過則讓之於部下，天天爲了子女玉帛，日日爲了大魚大肉，既「不知三軍之事」，又「不知三軍之權」，利用軍隊營私舞弊，做生意，打麻雀，既怕校閱，又怕打仗，在這種天地，你應當如何去當參謀長呢？你切不可發牢騷，你切不可造反，你切不可造謠生事，更不可聯名告狀。你應該以至誠的忠貞，向上官建議，注重教育，改革軍隊，你的主官或許是有些不高興，但是，今日是民主時代，軍隊是國家的軍隊，他總會感於你的忠誠而改進的。如果你用那種不合邏輯的方法去逞一時的脾氣，則你的人格是會損失的，而循道正軌走的部隊，也不容許這種告狀造反的風氣存在。

在過去的長期抗戰中，也許有許多朋友會遭遇有作爲的精明的長官，也會碰着仁愛而厚道的長官，也許領略「不知所謂」的主官，但是，我深信你，假如能以忍耐，忠誠，熱烈，勇敢，謙虛的態度去工作。我敢說你是成功的，豈只是你個人成功而已？部隊也受了許多益處啊！

參謀長與「副座」的關係

副主官在許多時間上，常常以參謀長爲軍中唯一的友人，但在公事上副主官又是參謀長的上官。不管參謀長與主官的關係如何，對副主官的態度第一是要誠懇，在許多場合，副主官不單是可以解決參謀長不能解決的問題。而且往往副主官是可以爲參謀長負責的。在主官因公或離開司令部之時，參謀長無論任何重要的文件，都要報告副主官裁可，這，並不是參謀長推諉責任，而是參謀長尊重副主官代行的職權。

如有任何重要事件，須與主官商議，也不妨先與副主官商討，希望獲得一個更好的計畫具呈主官。副主官有時也是有困難的，這時候

參謀長應當設法解除他的困難。

假如你遭遇一個有為副官而兼政治部主任，則你應當與他合作，部隊中有許多軍中不滿政治人員，而且常常罵他們「賣膏藥」。這時候，參謀長應禁止這種破壞性的批評，憑抗戰的經驗，有時政工作委實也難以推行的，人力與財力，都使政治部或是新聞人員感到頭痛，如果參謀長都不了解，則部隊軍官更多流言了。

也有許多主官不善發揮政工效能的，參謀長應及時意見其中。也有許多主官能隨時選用新聞及政工人員的，參謀長應對政工人員加以獎勵，協助主官。

有些政治副主官常常在軍中創辦許多定期或非定期刊物，此時參謀長一方面自己應提提提，一方面又要鼓勵各部隊官兵踴躍投稿，以提起軍中學術風氣，充實軍中精神糧食，參謀長切忌無意義或含有惡意的批評。

假如你遭遇博學的副主官，你切不可存取而後之的壞思想。因為「博學不和」，是軍中最大的危機，參謀長應當以最善的方法，增進軍隊的精誠團結。

如果參謀長與副官關係，騎兵師的參謀長，則你與團長的關係最關重要了。在駐軍、行軍、戰鬥與整訓的期間，師長與團長，或是團長與副團長，或是團長與團長的諸種關係，都要參謀長去溝通彼此間的情感與各種戰鬥事務及平時業務。往往師部有許多處理是令團長議論紛紛，或是辦不通而又不辦的，往往團部有許多事項令師部不痛快的，因為上級與下級立場不同，而要求也不同。所以參謀長應以軍隊着想，軍隊無數生命苦想，從中調和其感情，在側邊為他們申述「師部為什麼是這樣？實在不得已！」「團部為什麼有困難，是否可以更有良好方法改善？」這樣，師長，副師長，團長間的關係，經過參謀長去潤色，自然就融洽許多了。但是，我們碰到許多愛發牢騷的參謀長，他最喜歡說「張家長，李家短」，這，於參謀長的風度及尊嚴有損失的。所以參謀長應切戒切戒，但是話又說回頭，如果參謀長摸稜兩可，心中毫無主張，則也不是十分適當的。

為了增進團長與師部的情感，有時團長無論何時到了師部，參謀長都應該囑副官處妥為招待，即使是一杯熱口的綠茶，一口美國駱駝牌香烟，也可以增加房間的和悅空氣，如果來一碗麵，剩一個雞招待，自然更好，但是如果準備一桌酒席，又似太奢侈，除了年節設席之外，其餘的時間，殺雞招待，那真是親如兄弟了。（待續）

兵學小品

李濟制

客觀條件。假如條件不行，則在客觀條件的範圍內，一定亦是落伍不行的，如此次我軍在長江兩岸的落伍，其原因是客觀的不幸，毋寧是客觀條件的落伍。

古語是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這就是說明要打勝仗客觀條件的重要了。

就古今戰爭進行的方法來說：腓特烈大王時戰爭進行的方法，就為拿破崙時代戰爭進行的方法所否定，拿破崙時代戰爭進行的方法，又為第一次大戰時，戰爭進行的方法所否定，第一次大戰時戰爭進行的方法，又為第二次大戰時，戰爭進行的方法所否定。假如還有不幸的第三次大戰的話，其戰爭進行的方法，當然又否定了第二次大戰時的方法。這是什麼道理呢？這就是軍事的發展性的使然。（寄自四川）

將帥論

葉會西

將帥是什麼？將帥，誰也都知道，他是一個國家在當戰爭時候指揮軍隊作戰的一種人物；但這，依我的解釋，將帥的一種職務而已，而實在呢，將帥以他的內在的意義來說，他還是做為一個國家戰鬥力的精華的解釋，較為妥當一點。

為什麼我解釋將帥是國家戰鬥力的精華呢？這因為，第一、一個國家之在世界上建立，她為尋求她自己的存在，時時都在準備着她的戰鬥力的。於是，一當他的存在和他的鄰國衝突的時候，那就不管他的戰鬥力的準備到了怎樣的程度，這戰爭的行為也許就成立起來了。戰爭的行為一經成立起來，則這個國家物質戰鬥力的戰具武器也好，物質和精神混合的戰鬥力的軍隊也好，國民兵也好，都是由將帥一部分的或全部的在使用着的。第二、以其將帥是一部的或全部的國家的戰鬥力，這將帥本身也就成為戰鬥力之中的一種要素了。將帥本身這種戰鬥力的要素的素質如果優良，自然他在使用戰鬥力的手段是覺得當，而戰爭行為的進行也就順利，反是，他就把所有的戰鬥力都浪費掉了，所有一切戰鬥力之中含有的力，都不能依照其所含有的程度而發揮出來，縱使那戰爭的戰鬥力平時如何地在準備着，而且準備得如何完備，那也無濟於事的。這樣，這將帥由其內在的意義來解釋，我們解釋他是一個國家戰鬥力的精華，則我想誰也是不會懷疑的。不過我們為使自已明瞭起見，我們得在這一節裏稱能使用一部份的國家戰鬥力的人做為主將，而稱能使用全部的國家戰鬥力的人做為統帥。好使「主將」與「統帥」這兩個名詞之間，我們可以有一個相當清晰的觀念。

雖然如此，但「主將」與「統帥」之間，在其權力上是還另有一種區別的，主將雖然可以使用一部分的國家戰鬥力，但他是必須秉承統帥的意志來使用的；而統帥，他却不受限制，他可以使用全部的國

家戰鬥力，或可以使用一部分的國家戰鬥力。統帥的地位是在主將之上，一個好的統帥，大概都是由好的主將裏面鍛鍊出來的。所以在這裏，我們先開始來說主將，再由主將說到統帥。

要在戰鬥員之中鍛鍊出來一個主將，第一個條件是他的學識經驗具備是不成問題的。各國的將校之養成，在一般普通的程序上，首先是要他們在軍官學校裏充實那種基本的戰術上的學識，然後派他們在部隊裏服務，使他們在部隊裏學得軍士以上的帶隊的經驗。一俟這帶隊經驗具備了，再要他們進各兵科學校，專門求其本兵種的學識，然後又派他們到部隊裏去，循此按序漸進，再選拔優秀的可以造就將才的軍官，要他們進陸軍大學，專門以他自己的學識經驗，求其戰術上的修養，這樣，這一批由戰鬥員之間選擇出來的軍官，大概是都有具備做為主將的資格了。但他本身的天賦如何，這當然又是另一個問題。

做為主將的人，要他的學識和經驗具備，這本是他的分內的事情。但我們所要求於一個主將必須具備的條件，第一、是要他有犧牲性。這犧牲性也可做為他克服種種物質上精神上困難的一種忍耐的力來解釋的。在戰爭行為進行的過程中，主將的心是被埋在不可窮的消息和不可確定的因素裏面，他是決不止廿四小時或四十八小時的，而是好幾天或甚至於好幾個星期；又由於敵軍突然的調動，或天氣突然起不測的變化，隨時也都可以遇到，這其間倘如他沒有為一種犧牲性，那他就無法支持下去，而支持這種犧牲性的忍耐的力，一則由於他的體格強健，一則也由於他的德性良好。但體格的強健，不能和德性混為一談。就非爾將軍也會說過，動人的儀表，固然是現在做事的人最有用的本錢，可是一個良將，也正如人們所說的良馬一樣，他是一各式各樣裏都有」的。我們如果單是以貌取人，只好失之子羽。而且體格的強健，只是一種相對的說法，健康對於一個主將雖然很為重要，也許猶如費爾巴哈所說的：體力是智力的基礎。可是現代的戰爭一個主將之需要精神上的勇氣，是比身體上的勇氣還為需要。他需要「在動盪中能夠鎮靜，在危險中能夠清明」。那這就不是單靠身體上的勇氣可以做到。拿破崙時常詢問他的部下是否「幸運」，他這意思就是問他部下

的主將是否還有果敢的勇氣，屢敗屢戰的人他可以成爲一個主將的好材料，而倘如因一戰之敗，就覺得全戰局都要瓦解的主將，我們却不敢怎樣恭維他。

其次，我們再說到主將的年齡問題，年齡之於一個人的素質，是有很大的變化的。所以孔子告訴我們壯年的人應該戒之在色，老年的人應該戒之在得，這就從一個人的年齡上對於他的生理心理之變化，認識清楚，法國的老虎總理克萊梭也說過：「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如果不加入虛無黨，那他是沒有出息的，一個三十歲左右的青年，如果不退出虛無黨，那他也是沒有出息的。」這因爲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他只有幻想、熱情，而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他必須有他的理智和做事的計劃的了。一個主將成功的年齡，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來看，大半是屬於壯年的時候的，如孫武、吳起、白起、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趙充國、關羽、郭子儀、李光弼、速不台、岳飛、徐達、常遇春、俞大猷、戚繼光、年羹堯、李秀成、等等名將都是。但在另一方面，也有趙奢、廉頗、王翦、樂毅、李廣、曾國藩、等等老將，然而這些老將成功的底子，也是在五十歲以前打定的。在西歐，差不多也是同樣的情形，如漢尼拔、亞力山大、拿破崙、威靈吞、檣撒、克林威爾、烏爾弗、摩爾、克勞福諸人，都是壯年成功的，但另一方面，屠梭、老毛奇、興登堡、福煦諸人，也是在壯年至老年這階段才達到事業的頂點。爲什麼這些名將的事業都成功或都發軔於他的壯年的時候，這在我們以爲，因爲戰爭行爲的推進，是需要熱情和理智混合着的人去推進的，而一個人的壯年，恰是熱情和理智混合得最緊密的一個時候。其另一個原因呢，這些名將之中，有大半在其初露頭角的當兒，他就有人汲引，而他自己也把握住這現實給他的機會，一步步地走向軍人的光榮之路上去。

一個軍人在其壯年的時候，如果具有以上的所謂做爲主將的學識和經驗，以及精神上的勇氣，那他還必須知道對於他的幕僚和他的戰鬥的幹部的關係。對於幕僚，他應該盡量地使他們發揮出自己的才能，在他自己未下達對於每一事件的決心之前，他要不能剛愎自用。有時候以其能受幕僚的勸諫，那也可以補救在他自己看不出來的天賦上的缺點，當他和他的幕僚尤其是他的幕僚長發生一件因商酌而起等執的事務，他應該不記細故，屈服於爭執所在真理的面前，使他的幕僚樂爲對他盡忠効勞，那這就幫助他的事業有了不少的益處。一個人，倘如將自己的職權，擴大到超於一個常人的能力的範圍之外，這就是一個具有天才的主將，他也是不應該如此的。他在這時候必須要善於運用和他同類的人，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熟識於人類的種種性能。所得他對於他的戰鬥的幹部，同時也要知道他們的性能：誰是應該加以節制的，誰是應該加以激勵的，誰是應該付以獨立的重任的，誰是應該時時連細微小節也需要監督的。於是，在熟識了以後，他就可以因其人的特性之不同，而施其運用的方法之不同。這種運用的方法，他也必須運用得正確。否則，這將引起他的幹部發生了種種不必要的猜疑、自負、虛驕、懊喪、頹唐等等無謂的情緒。這因爲人類，倘如他的修養未會和他的地位相稱的時候，他的感情和他的理智是不容易平衡的，他往往固執於一端，而忘記了將比他地位高一點的人的處境拿來給自己設想一下。這樣，這就熟識人性的判斷之養成，一則由於他的經驗的豐富，一則尚有待於他的觀察的週密。倘如他能辨別出他的幹部的關係，一個幹部向他說阿諛的話來挑別一個幹部的壞處，那他的心裏就能明白隱藏於這阿諛後面的作用，而了解到底誰是有壞處的。

關於這以上所說的種種，我們也許說就是選將的條件。但其實，這些條件的原則，在我們中國的兵書裏，都是說得十二分精透的。我們如果有功夫的話，不妨將姜太公的六韜，黃石公的三略，李衛公的對唐太宗問對，諸葛丞相的心書，以及其他如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揭宣的軍經，顏名氏的草廬經略等等拿來一翻，就可以知道我們先賢對於將才的取捨，是做爲如何慎重的一件事情看待的。克勞塞維慈的戰爭論裏也會論及，但他說得很具體，我這裏是不打算引他的話了。而西歐的哲人蘇格拉底對於一個將才具備的條件，他也說過以下的幾句話，他說：「一個主將他必須知道怎樣貯備他的部屬的糧食，和戰爭所需要的一切物品。他必須具有擬定作戰計劃的想像力

，和實行計劃的現實頭腦和精力。他必須觀察銳敏，永不疲倦，精明機警，慷慨豪邁。既要慈悲，又要毒辣；既要單純，又要狡猾；既要做衛兵，又要做強盜；既要豪奢，又要吝嗇，既要慷慨，又要珍惜；既要激烈，又要保守」。這可見一個主將之所具備的性格，他也要在矛盾之間求其中庸之道，他既要這麼，又要那麼。這種「既要這麼又要那麼」的說法，也許就是近代人所謂的辯證法的說法。我們中國古人所說的「大智若愚」的意思，其實也就是含有這種意思在的。

不過我們中國論將，在將之中最理想的人物，乃是「儒將」。我記得前幾年有一個小書店裏買了一本黃宗羲作序鏡水軒神相的相書，牠裏面也說，以其將是一個帶兵的人物，兵是凶器，所以一定要有文相的人以克其武，這當然是一種表面之論；但也並不如我們現在的人所說的，會能作詩、詞、歌、賦，或會琴、棋、書、畫的帶兵官，就是一位儒將。這儒將的出處，是以這將的道德的修養來作尺度的。禮記的儒行篇對於這點說得很明白，讀者可拿來看，如果我們能够懂得這儒行篇的這儒者真正的意義，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怎樣才算是一個儒將之所以為儒將的了。

但當然，我們並不是希望所有的主將都能成爲儒將，而儒將，他不過是我們理想的將之中的一種人物而已。軍人在軍隊裏面因其階級愈高使其所負的責任也是愈重的，倘如他到了可以負担愈重的責任的時候，那他的行爲也就一點點地接近於儒者那種謹嚴的行爲上去。這因爲這時候他除了要盡他自己的責任與求自己的光榮之外，他還要負責使他的部下要盡他們的責任，求他們的光榮，這種責任隨其階級之增高繼續不已，於是他就有負担千百人的生命與光榮；負担千萬人的生命與光榮；甚至於負担整個國家的生命與光榮的。到了他負担整個國家的生命與光榮，那他就由主將之中鍛鍊出來成爲一個統帥，則他非有儒者那種謹嚴的精神，就不足以負担整軍、服衆、治國、平天下的重責大任的了。

因此，我們對於統帥的意義，大概也可以相當理解的。統帥雖然是由主將之中鍛鍊出來，但每一個主將，未必都能鍛鍊成爲統帥。做爲一個統帥的人，他是確具有他的天賦的異稟的。這種天賦的異稟

，第一，是要有精神上的眼力。——這也許就是我們所說的慧眼。一個統帥，他不僅在戰爭爆發以後做爲統帥的，在戰爭爆發之前，他在政治的各種烟霧氣氛之中，就能够看出戰爭的遠景來的。他以是開端策定將來戰爭爆發時候的計劃，他把自己所處的時代縮短，從政治佔據着的時代的背脊上用他那偉大的眼光看到戰爭的領域裏去。他準備着戰爭爆發以前政治上種種可能的變化，政治與戰爭接近的時候，政治上種種可能的變化，政治被戰爭吞沒了以後戰爭開始佔據着政治所會佔據過的時代裏政治與戰爭混合着的種種可能的變化，戰爭正式將他的行爲成立起來戰爭上種種可能的變化。他在這時候，一面以他的精神的眼力瞰視着整個國際間的政局，而另一方面，又要不能忘掉他自身在戰爭的最高指導者，他不可不將他手中的各種使用于戰爭裏面的手段，正確地把他認識清楚。但這認識，爲了在這種種種可能變化的關係中，牠會發生了各種各樣的情形，這各種各樣情形的境界，又多不明確地劃出牠們的界限來，那他只能在政治與戰爭統一的發展上，估量着政治與戰爭之間相互消長的狀態，猶如我們拿着一個水準器那樣地在看他那水泡高低地在移動着，然後以他自己所相信的力，安定了這水準器裏面水泡大概的位置，做爲估量這政治與戰爭在其統一發展上的一種尺度上的根據，再以這根據來認識一切，那他才算是具有統帥所應具有的第一個條件。這譬如說，在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暴日佔據了我們的海南島，我們偉大的領袖蔣委員長，當時就以他精神的眼力看出了太平洋戰爭將會爆發的遠景，警告太平洋沿岸的友邦說，這將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要太平洋上的友邦提防暴日的襲擊。可惜那時候太平洋上友邦的領袖，並不十分理解這點，這使以後太平洋的戰事真的爆發起來，以致同盟國受了暴日極大的暗算。泰國之附敵，南洋羣島之失，澳大利亞之被威脅，以及太平洋戰事初期戰局形勢之改變，其禍種都是種在這一着上。

第二，一個統帥既然有了「精神的眼力」，同時還需要有一「頭腦的勇氣」。這頭腦的勇氣，也許與精神的勇氣相似。頭腦的勇氣，我們可說是由智力而來的，精神的勇氣呢，乃是由于個人的修養所得。但有智力的人，並不一定就有頭腦的勇氣。有些有智力的人，當他處



評「孫子新研究」

李浴日著 世界兵學社發行

程靖宇

李浴日先生以前關於孫子的著作，我曾在本刊介紹過，這一次來南京看了世界兵學社新出的「孫子新研究」，旅途寂寞，一兩天便細細看過了，不禁又想說幾句閱讀本書的感想。

孫子兵法，西方和日本的學者研究的著作很多，而我國除有名的十家註以外，近代學者直道「世界兵學」創刊以後，才特別的提倡研究，本書著者便是研究孫子遺蹟最深的專家。這書新研究的「新」觀念，便是用近代西方和東方的學者研究孫子的著述加上這回二次大戰的戰爭原理的實際應用，來適合這位古代中國兵學大師的百世不移的原理，當然這個觀念是最新的。

本書除將西人（尤其英譯）的孫子譯文，擇要列入，關於日本學者的研究心得；西方兵學的主流克勞塞維茲的大戰學理及魯登道夫的全體性戰爭的思想都隨時拿來作印證。這些都是已經成熟的歷史資料，尤可貴的是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材料，來解說「孫子」。

我現在舉本書一百二十三頁為例，作者在「軍爭第七」的「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一行下，說迂迴作戰，會為現代蘇聯軍事家普力特孟氏所否定，氏以為迂迴作戰是向敵之一翼或兩翼激底給予敵以側面攻擊，是一種迅速地決定地殲滅敵人的戰法，而這個戰法的條件是「機動的祕密」與「急襲」。但近代空軍空中搜索力量之大，已不容有「機動祕密」的存在，而交通工具又進步異常，百萬大軍與百萬大軍之戰，包圍的行動，很快地就會暴露出來，敵人可利用快速的交通機關而輸送大軍於包圍的攻擊方向，其結果，包圍變成正面衝突，所以這時包圍軍方面，反陷於危險的狀態。這是蘇聯學者對迂迴作戰的新看法。李氏說：「在這次戰爭中，德、日仍使用迂迴戰法，尤成爲日軍的慣用戰法，舉凡上海之戰，徐州之戰，桂林之戰，莫不出此。」這是拿日本在東方的戰例來印證；又說：「又如德軍對英法比聯軍的作戰，他則避開馬奇諾防線的正面，而從其延長線急速地突破色當，跟者即向英法海峽地帶作深遠的迂迴。結果迫使法比兩軍全部投降。而英軍則演出敦克爾克狼狽撤退的悲劇。」這是拿歐戰作例子。又作者在火攻篇中，將原子彈，火焰防線等材料來證明孫子的原理，更爲別開生面。

無論研究任何學問，最不要犯固執不化的毛病，上面引的蘇聯學者對迂迴戰的觀察，是有他的心得的，李氏的引證德日近年的戰例，也是根據事實的，把牠們通通放在一起，使讀者再來細細觀察孫子原來的學說用字，則所得的益處是雙倍的。科學的精神是真實的事實，由真實的事實，來推出一個明晰的道理，而定理常常不一定是絕對的，尤其人事科學與自然科學不

理一件平常的事情，他是兼有一種大膽的行動的勇氣的，可是要他處理一件非常的事情，他的勇氣與智力却是分開來了。這在現實的實際世界裏面，我們也是時有見到的。而且勇氣之出，實在說，還是由于感情的支持，比由于智力的支持多得許多，縱就在智力之中能够發生勇氣，那這勇氣還必須由其智力通過于他的感情，然後才能支持到一個相當的時間。所以在這之間，這智力的勇氣，牠是由于那個人的智力通過了于他的感情，再由感情支持着他的智力指向他的智力的一個特殊的方向在發展着的。而這種指向于他的智力的一個特殊的方向，也自然是要通過了他的精神上的膽力是無疑的。這樣，這一種由智力而來的勇氣，我們就可以稱牠爲頭腦的勇氣，爲了統帥具有這種頭腦的勇氣，他在有時候爲着整個國家或爲着整個戰爭的利益着想，他一定力排衆議，不能隨着羣衆的輿論，而將自己這勇氣壓服下去。他明知道這也許是一種冒險的舉動，但精神的眼力已經使他看出了冒險以後那點光明籠罩着的所在。他有這把握，而這把握絕對不是含有魯莽的或近于幻想的憧憬存在着的。據說如今年——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英國首相邱吉爾在下議院對於進攻歐陸的報告，很可以做爲證明。邱吉爾首相當時報告說：「如果有人主張我們在一九四二年夏季或秋季對歐洲大陸施行有效的進攻，這固屬是不通之論，而我們在實際上，也是沒有這種可能。無論與論或任何方面，對我施以何等的壓力，但我以主要負責者的身，斷不能贊同這種使我相信必將無

同。看事物好像看一個水晶體，要方面都顧到。羅素在其研究一九一四以前百年來歐洲政治背景的名作「自由與組織」一書，充分的表現了這種史學眼光。

本書最難寫的是總論，這一篇，在使學者對於孫子的學理和成書的歷史作一個概括的鳥瞰，凡是一件歷史的事實或學理的全部精要作一個介紹，都是最難下筆的，而作者在這方面的確寫得很精彩，而引證材料尤其豐富。文史學的部分，原本着重「證據」，胡適之師最近主辦大公報的文史週刊，便提出了這一個基本的治學觀念，李氏對於孫子之學，在目前國內當然是一個專家，因此本章總論，纔能夠有這樣完整的敘述和論斷。

三年前我在本刊主張我國應仿德國大學的辦法，在大學內設兵學科，使大學的學生能够知兵。兵學之在中國古代，原爲士大夫所必習，「不教民戰，是棄之」，是出自二千四百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他是真正懂得戰爭的重要性的。在優生和天演的立場來看戰爭，「適者生存」的「適」，當然是包含有戰鬥意義的。活的人類，好難談到「沒有戰鬥」！自古至今，戰鬥總是不戰鬥安全些！我是參加過戰爭的文人，我比軍人更感覺到戰爭的訓練是人人必需具備的。沒有兵學的知識，又豈止戰爭上失敗而已？

孫子一書是中國遺留下來的遺產，雖然戰爭的工具永遠在進步，先哲遺傳的戰爭學理，則不容易打破，因爲活動的人類技巧和應付事物的基本原理，千百年也不會輕易改變，因爲這門學問是從哲學和心理學發源的。我們很慶幸有這樣成熟的遺著，尤其是牠的完整和精深。這是國內最新的一本兵經研究，同時在最近的東西洋學術界，怕也還來不及有同類的著作出現，我特別鄭重的介紹給軍界友人和非軍界的讀者。以後的中國軍人，將和歐美的軍人一樣，其學問是博大精深的，這裏的「學問」當然是指軍人的學問——兵學——而言。

最後還有敬請告讀者：該書初版錯字頗多，現聞作者經已改正，又添加不少新材料，刊行再版本了。

致大禍降臨的行動，以圖逞快于一時。雖然我也知道這種壓力的用意是如何良善，情緒是如何高尚，可是我偷如不以大局着眼，竟聽信這種壓力的驅使，做出輕舉妄動，且係極爲可恥的另一種叛國的行爲，那我一定是不必顧及羣衆的要求，讓他們在咒詛我好了！

我們讀了邱吉爾首相這一段的報告之後，我們雖然知道他現在並不是英國名義上的統帥，然而我們很欽佩他確是具有做爲統帥的條件的。他這種不顧輿情的坦白的自述，實際上正是他的那種頭腦的勇氣使他在如此報告着的。

第三、一個統帥既然有了精神的眼力，又有了頭腦的勇氣，那第三個條件，就是要有極理智的自制力。我們可自己自以來說想一下：當一個統帥以他的頭腦的勇氣提出了不顧輿情的指示的時候，這輿情將對他起了一種怎樣的反感，他這時候沒有極理智的自制力，那他也許就和這輿情妥協，而將他自己以上的兩個條件都抹殺掉了！戰爭，他本身是一種危險的行爲，他不但要對每個戰鬥員是無情的，而且對於統帥，也擺起無情的面孔。做爲統帥的人，倘如偶不經意，在戰爭本身的行爲上，或在戰爭所含的政治行爲上，稍許指導不正確一點，這使這戰爭的後果，一定到了不堪收拾的境地。而且這還僅是以輿情的反感而言，一個統帥在戰爭裏面，對於敵人頑強的抵抗，或在事先未曾預料到的敵人其他的措置，再因這敵人其他的措置而引起輿情上更大的反感，那往往也是有的。於是，他在這時候，也許他自己竟會懷疑起自己那已經具備着的精神的眼力與頭腦的勇氣來的，他如果沒有極理智的自制力，他就將他的優良點，完全由他自己毀滅掉了！所以他在這一頃刻，必須更要有極理智的自制力，在他的感情將成爲一個罅隙的弱點上，在他的意志活動的繼續不斷的時線上，都以極理智的見地在克服牠。雖然他偶而感到胸中有些混亂，然而在這混亂之間，他應該爲自己留有智謀與遠慮的餘地。他守着自己的信念，把所有的過失都做爲並不偶然的事件來看待。他永遠懷抱着樂觀的態度，把時間空間打成一片，每一種惡劣的轉變，都要在這整個一片的時間空間上面求出牠的後果的成數，究竟將是正的一面，或是負的一面。然後再以新的另一種的對象之加入，他在漸漸地修正他的或如強他的原來的計劃，使他自己時時刻刻處在冷靜的反省之中，那他才可能應付外來一切的事變。而這一種極理智的自制力呢，牠雖然是一個人人的修養而來，但實在，却出于他的天賦的異秉，是更特出一

購郵迎歡

本社兵學叢書

寄遞迅速

軍事哲學劄記 史久光著
每冊定價四千元·掛寄每冊另加三百元

交通決勝論 王可襄譯
每冊定價二千元·掛寄每冊另加三百元

中國軍備與國防 趙振宇著
每冊定價八百元·掛寄每冊另加二百元

軍師屬騎兵 葉劍雄著
每冊定價一千二百元·掛寄每冊另加二百元
(如欲航寄，須照各書原價加六成)

孫子新研究 (再訂本) 李浴日編著
每冊定價五千元·掛寄每冊另加三百元

戰爭論綱要 李浴日譯
每冊定價四千元·掛寄每冊另加三百元

兵學隨筆 (三版) 李浴日著
每冊定價三千元·掛寄每冊另加二百元

孫克兵學新論 李浴日著
每冊定價三千七百元·掛寄每冊另加三百元

原子彈 (再版) 李宗尉合編
每冊定價三千三百元·掛寄每冊另加二百元
增訂本 楊立德編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一〇二四七號
江蘇郵政管理局發給第三十號執照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兵學辭典粹編 第三編 蔣著

本書爲現任國防部史料局長蔣經國先生介紹此次世界大戰一九四一年蘇德戰爭開始後，以迄太平洋戰爭所發生之戰術與兵器及軍事實施等之潮流，加以有系統之分析，申實之，即新國防，新戰術，與新兵器，爲本編之大要目，誠兵學名著也。
每冊定價六百元，郵購另加二百元

兵經 戴堅著
每冊定價一千元·掛寄另加三百元

中美兵學 戴堅著
每冊定價一千五百元·寄另加三百元

怎樣訓練戰鬥兵 戴堅著
每冊定價三千五百元·寄另加三百元

大戰回憶錄 戴堅譯
每冊定價五千元·寄另加五百元

中文五百單字表 戴堅撰
每冊定價二千元·掛寄另加二百元

本社備有國防軍事詳細圖書目錄函索即寄

世界兵學月刊

第三卷 第六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廿九日出版

主編 李浴日
發行 世界兵學社
社址：南京四條巷仁壽里新慶一號
電話：二二五九
電報掛號：六四一四〇九號

總經理 國防書局
南京中山東路牌亭巷五十號

注意：本社書刊經特約上海百新、獨立等書店，徐州國華書店，武漢軍人書店，北平東安市場，福州華南書店，長沙大公報分館，重慶兵學，軍用，成都學友，復興等書店，貴陽上海文具社，廣州宇宙風社，濟南青年，中西等書店，昆明蘭州西安等地商務印書館爲經售處。

本刊另售：每冊國幣六百元。定閱：半年六冊三千六百元；郵費在內。如欲掛號寄遞每冊另加一百五十元，航空寄遞每冊加三百三十元。